

消费升级预期牵引下的产业流动性 对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涂俊梅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江苏省、徐州市, 221008)

摘要: 产业流动会对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产生非常关键的影响作用。因此, 政府常常利用产业流动性来改善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 但常常会遇到如何准确掌控产业流动方向的问题。由于消费预期的变化要领先于产业流动性变化, 因此可以被用来引导产业流动性。在此逻辑基础上, 我们提出了本研究的政策建议, 即政府可以利用消费预期的变化来引导产业流动的方向, 并进而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

关键词: 产业流动性; 产业流动方向; 高质量发展; 消费预期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经济、科技及社会环境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嵌入于经济和社会环境中的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会对某些产业的发展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董文字 & 孙巍, 2023)。因为当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时, 企业如果不能做出适时的响应, 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就有可能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朱运海, 祝铠, 张小明和康玲, 2020)。因此, 企业乃至行业都要不断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樊慧霞和张艺川 (2021)等人的研究表明, 传统企业的企业行为的可变性要远远低于个体的消费需求可变性, 这常常会导致传统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难以跟上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而遭受淘汰(樊慧霞 和 张艺川, 2021)。企业为了取得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需要不断对消费者的预期进行预判(Mason 和 Simmons, 2012)。隋建利和张龙 (2021)等人认为对消费者的预期进行预判, 并进而提前布局新产品和服务, 这可以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带来优势^[5]。周志莹(2021)认为江苏省在全国率先进入经济发展省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优先布局了外向型经济结果, 大力发展了来料加工产业并大获成功, 这在很大程度上找准了海外消费者的预期。

Heineke, Holland-Letz, Kässer, Kloss 和 Müller (2020)等人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消费者的预期的变化要领先于消费结构的变化^[7]。消费者预期变化会推动产业发生流动(Abreu, Faggian, 和 McCann, 2015), 即当企业感觉到消费升级预期已经发生时, 企业会对这种消费升级预期做出响应, 比如撤出口红红利已经逐步丧失的地区, 逐步进入人口红利丰富的地区进行投资(Kambourov 和 Manovskii, 2004, 2008)。因此, 张静和刘威(2022)等人认为可以根据预测消费结构的变化来研究解释和预测消费预期的变化。

综上所述, 国内和国外学者对于产业流动性的机制及后果的研究成果较多, 近年来对于消费预期与产业流动性之间关系研究成果逐渐增加, 这为本研究了很好的基础。本文将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消费升级预期牵引产业流动性及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2 产业流动性及其流动方向

产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产业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当前,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重要转型期, 期间产业流动性也出现了明显波动, 一些产业的流动性最终会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 政府或者监管部门会运用相关手段来干预产业流动性来改善经济发展质量。但是, 在实践中政府如何通过改变产业流动性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一直面临很多挑战, 因为产业流动的方

向很难控制,稍有差池就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这里我们将通过重点阐释产业流动性、产业流动性的方向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来厘清消费预期作用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已有研究表明产业流动性与经济发展质量具有相关性。但如何通过产业流动性的变化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却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握消费者升级预期对于特定区域的产业流动的影响机制,明确产业流动性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方向,并进而推动相关措施的落实来提升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对于一个区域或者国家来说,通过推动产业流动性的措施来改变经济发展的质量在本质上就是所谓腾笼换鸟,但有一个条件必需要换成更好的“鸟”,否则不仅不能够促进还会导致经济发展质量的下降。因此,单纯依靠推动产业流动性并不一定能够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是要掌握产业流动的方向(简称为产业流向),即让低质量的产业有序从特定区域经济体系中流出,让高质量的产业有序流入,这样才能优化经济发展的结构,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已有的研究表明准确引导产业流动的方向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情,需要面对很多挑战。另外,实践中要想控制或者干预产业流动性方向首先要搞清楚产业流动性发生机制。已有研究表明导致产业流动性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1)产业演变(自组织);(2)外部干预。其次,弄清楚了产业流动性发生机制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够干预产业流动的方向。

已有研究表明有大量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产业流动性及其方向。一篇文章很难把所有的问题都研究透彻,这里我们重点研究消费者预期的变化对于产业流动性及其方向的影响,而把其他因素都作为控制变量。文献对于消费者预期和消费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前者会先于后者发生变化。大量滞销产品发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难以准确预测消费者预期可能发生的变化。因此,很多企业都会投入大量资源分析消费者预期可能发生的变化。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消费者的预期也是可以塑造的。因此,政府或者行业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塑造消费者的预期来引导产业流动,进而达到控制产业流向的目的(政府或者监管者可以通过引导消费升级预期达到引导产业流向的目的)。

由此可见,通过引导产业流动性来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引导产业流动性的发现来实现的。下面我们将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找出产业流动性和消费者预期变化之间的关系上。一旦我们能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引导消费者预期的变化来引导产业流动性的方向,并进而达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的。

3 理论模型

现有的研究在理论上并没有能明确解释消费者预期、产业流动性、产业流向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因为产业流动性并不意味着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产业流向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研究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将尝试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产业流动是一个动态性的过程,某些地方的产业在不断流出,而另外一些地方则成了产业流入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都会遭遇产业流出或者流出问题。同样的逻辑,一个地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对产业流动性造成影响。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影响到产业流动性。近年来,江苏的产业流动性加速,一些高能耗的产业向苏北及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对就业人口结构、经济发展都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当前,江苏省的13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总体上来看,苏南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要大于苏北地区。这给江苏省内的产业流动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肥水不流外人田),苏南地区需要淘汰的落后产业可以有序流向苏北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但

是,江苏的产业流动性的方向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管控。江苏省内的产业在流动的过程中大多数流向了其邻近的省份-安徽,结果苏北地区并没有承接到多少由苏南流出的产业。今天,苏南和苏北经济仍然存在明显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江苏省域很难控制南北两地的产业协调发展。因此,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战略执行过程中,如何引导和控制域内产业的流向则显得非常关键。由于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本身就具有不平衡性,发达地区的某些落后产业需要淘汰,但落后地区则非常需要承接这部分产业。从理论上来看,政府可以用行政的手段将这些落后产业从发达区域转移到落后地区,但事实上却并非易事。当产业发生转移时,政府在很多时候却很难干预产业流动的方向。产业流向有两个重要维度,分别是经济水平梯度和区域。产业流动的方向通常是从经济发达地区流向经济落后地区,但是落后地区有很多个,究竟会流向哪个或者哪几个则很难干预和控制。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落后产业从经济发达地区流向哪个或者哪些落后地区是最优的?已有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落后产业从经济发达地区流向经济落后地区会从整体上提升两个区域作为整体的经济发展质量,但这种提升是不是最有效率的?如何做到最有效率?我们很难从已有研究中找到明确的答案。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可以先从度量产业流动性和流向入手,并进而逐步找到影响产业流动的流向的因素,为后续更加准确干预产业流动的流向提供方法支持。

在第二部分,我们已经阐释了产业流动性的含义。这里我们将据此来发展度量产业流动性和流向的度量方法,并进而建立通过干预产业流向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模型。

产业流动性及产业流向。根据产业流动性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产业流动性定义为一个产业内的企业流入数量及流出数量的比,那么一个产业的流动性则可以用以下公式来定义:

$$M_{industry} = \frac{N_{incoming}}{N_{outcoming}}$$

这里 $M_{industry}$ 表示产业的整体流动性, $N_{incoming}$ 表示流入一个行业内的企业数量,而 $N_{outcoming}$ 则表示流出一个产业的企业数量。当 $M_{industry} > 1$ 时,则意味着该产业在发展壮大,意味着产业流入;反之则表示该产业在萎缩,或者该产业的集中度在加大,这也意味着该产业正在失去活力。

消费者预期我们用一个二值变量来表示,1表示消费者预期向正向变化,即消费者预期升级。而0表示消费者预防负向变化,及消费者的预期会降级。当一个产业预估行业内的消费者预期会升级时,这会吸引新的企业进入该行业,导致产业集中度下降,产业的活力增加。通常衡量消费者预期升级指标包括:“我在消费者的时候,同样的商品我会选择价格更高的购买”;“我觉得我未来的收入会更高,以至于我有更高的消费预期”;“我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更加乐观”。

4 产业流动性后果及应对策略

由此可见,产业流动性的发生可能带来的结果,这使得我们运用产业流动性来管控经济发展质量时需要高度重视产业流向。产业流动性(产业内部的企业数量发生的变化)一旦发生,产业密度、产业规模、消费者群体规模、就业人口、投资等都会发生变化。当然,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产业流动性发生变化后,经济发展质量可能发生的变化。根据上文的理论模型对于产业流动性及其流动方向的阐释,行政干预、就业人口的流动性、资本流动性、产业名声等都会影响到产业流动性,如果无法掌握产业流向的话,上述操作有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因此,政府需要在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之前,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预测,以免造成经济发展质量的下滑。因此,政府在利用产业流动性来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时处理好它与消费者预期及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充分重视就业人口的流动性。产业流动一般会伴随着员工的流动,即就业人口会从一个地方流向另外一个地方,从而会导致产业流程地域就业人数下降(自愿离职和非资源离职)(Byun 和 Raffiee,2023)。在现代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率是反映一个经济体系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业人口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流动也会造成产业流动,使得一些产业不得不从一个地区向另外一些地区转移。例如,随着中国人工成本不断增加,成衣、制鞋、玩具等产业逐步从中国的沿海地区向内地或者一些海外地区进行转移。目前东南亚、印度已经成为上述相关产业的主要参与者。当前,江苏苏南地区内的上述产业也出现大规模的转移,邻近省份安徽的六安、滁州等地区承接了很多从苏南转移出去的产业。这显然是不利于江苏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由于江苏的苏南和苏北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加大差距,两者之间具有互补性,这时政府可以通过产业补贴的措施引导相关产业向苏北转移。

其次,要厘清产业生态演变的机制(消费预期的变化会影响到产业生态的演变,并进而影响到就业人口的流动性,又会进一步推动产业生态演变的方向)。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产业生态也在发生变化,有些产业在转移的过程中仍然能保持可持续性的发展,而有些产业则在转移的过程逐渐衰退,甚至是被彻底淘汰。通常,产业生态主要沿着以下几个方向进行演变。第一,新的产业在不断诞生,一些旧的产业逐渐被淘汰。科技、消费者需求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会促使一些新的产业不断诞生,而一些旧的产业被淘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寻呼产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当年吸纳了 300 万左右的就业人口。但是随着移动电话的逐渐普及,循环机最终彻底被淘汰,导致了大量就业人口转移。第二,人为干预,即在产业演变过程中,人为干预造成了产业加速发展或者加速淘汰。地方政府通常会不断出台产业政策,优先发展某些产业,限制发展某些产业。在过去 20 多年,江苏省的产业政策一个重点就是淘汰落后产能。例如,化工产业进行了结构调整,关闭了大量小型化工厂。电力系统淘汰了大量高耗能低效变压器,钢铁行业淘汰了落后产能 800 万吨。第三,优胜劣汰。市场竞争也会推动产业生态不断发生演变。在过去,江苏的家电、汽车产业都很发达,但进入 21 世纪,家电和企业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江苏省域的相关产业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衰退,一些知名品牌的产品最终也逐渐退出了江苏市场。由此可见,产业生态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产业流动的结果。

最后,优化和落实引导消费者预期的变化措施(提前消费或者降低消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者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会限于产业流动发生之前就出现变化。当消费者的预期一旦发生变化,其消费行为进而也会做出反应,并进一步会影响到产业流向。而产业是经济体系的重要构成,消费者的预期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那么消费者预期的变化当然能够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因此,企业或者政府都可以利用消费者预期来引导或者控制产业流动的方向,并进而达到干预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当前,江苏省域的经济正处于重要转型期。但是江苏省内南北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如果能够在产业发生流动的过程中有效降低这种南北差异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江苏省域的经济质量。已有的研究表明,消费者的预期是根据经济发展前景、产业政策等因素来塑造,当群体性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时,消费者会随之而升级消费行为。消费预期升级是指消费者对经济发展前景(outlook)更加乐观。当消费者的预期升级时,其当下的消费行为也会受到影响,如购买更大的房子、更加节能环保的高质量汽车、更加低碳的生活方式。企业和政府可以根据消费升级预期的形成机制来塑造消费者的经济预期,引导消费者预期的升级。当消费者预期的自身经济状况的持续改善、好的经济发展前景时,他们的消费预期也会随之升级。

参考文献

- [1] Abreu, M., Faggian, A., & McCann, P. 2015. Migration and inter-industry mobility of UK graduat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5(2): 353-385.
- [2] Byun, H. & Raffiee, J. 2023. Career Specialization, Involuntary Worker–Firm Separations, and Employment Outcomes: Why Generalists Outperform Specialists When Their Jobs Are Displaced[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8(1): 270-316.
- [3] Heineke, K., Holland-Letz, D., Kässer, M., Kloss, B., & Müller, T. 2020. ACES 2019 survey: Can established auto manufacturers meet customer expectations for ACES[J]. **McKinsey Center for Future Mobility**.
- [4] Kambourov, G. & Manovskii, I. 2004. Rising occupational and industry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8–1993[J]. IZA Discussion Papers.
- [5] Kambourov, G. & Manovskii, I. 2008. Rising occupational and industry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8–97[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9(1): 41-79.
- [6] Mason, C. & Simmons, J. 2012. Are they being served? Linking consumer expectation, evaluation and commitment[J].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26(4): 227-237.
- [7] 董文字 和 孙巍. 2023. 需求冲击, 投资行为选择与制造业升级——兼论 “双循环” 新格局下的制造强国建设[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43(2).
- [8] 樊慧霞, 张艺川. 2021. 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模式跃迁与税收政策选择[J]. **地方财政研究**(12): 41-48.
- [9] 隋建利, 张龙. 2021. 货币政策、消费偏好与双预期管理[J]. **国际金融研究**(04): 33-42.
- [10] 张静, 刘威. 2022. 空间溢出视角下长江经济带服务业集聚与消费结构升级——基于非对称矩阵的实证分析[J]. **江西社会科学**, 42(01): 136-144.
- [11] 周志莹. 2021. 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测度及跨区域比较——以南京等八城市为例[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3(06): 41-48.
- [12] 朱运海, 祝铠, 张小明, 康玲. 2020. 新冠疫情后旅游消费预期变化与景区经营策略研究[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41(11): 5-10.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Mobility Change Driven by updating Consumption Expectations on Jiangsu'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u Jun-mei

(Xuhai college,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Province, 221008)

Abstract: Industrial mobility has a crucial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region or even a country. Therefore, governments often utilize industrial mobilit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y frequently face the challenge of accurately controlling the direction of this mobility. Since changes in consumption expectations precede changes in industrial mobility, these expectations can be used to guide industrial mobility. Based on this logic, we propose the policy suggestion in this study: governments can utilize changes in consumption expectations to guide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mobility, the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Industrial mobility;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mobili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sumption expectations

基金简介: 本研究受到“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 项目名称: 消费升级预期牵引下的产业流动性对江苏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研究, 资助号: 2023SJYB1156。

作者简介 (可选): 涂俊梅 (1975—), 女, 汉族, 安徽六安人, 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 跨境电商、产业流动性与区域经济发展。